

黄昏色的 咏使 2

咏唱少女将往何方

(目) 细音启

一著

(目) 竹冈定穗 / 绘 青心 / 译

湖南美术出版社



黄昏色的咏使 2

咏唱少女将往何方

(日) 细音启 / 著
(日) 竹冈美穗 / 绘 青心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昏色的咏使. 2, 咏唱少女将往何方 / (日) 细音启著; (日) 竹冈美穗绘; 青心译.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356-4789-4

I. ①黄… II. ①细… ②竹… ③青…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4736号

原著名:《黄昏色の詠使いⅡ 奏でる少女の道行きは》, 著者:细音啓, 绘者:竹岡美穂

©2007 Kei Szazane, Miho Takeok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7 by FUJIMISHOBO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Co., Ltd., Tokyo.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出品并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湖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1-193

本书为引进版图书, 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 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特此说明。

黄昏色的咏使 2 咏唱少女将往何方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 出品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 Ltd.

著 者 (日) 细音启
绘 者 (日) 竹冈美穗
译 者 青心
出 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 版 人 李小山
出 品 人 刘烜伟

责任编辑 唐竞恩 林崐
美术编辑 苏碧梅
制版印刷 东莞新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7.625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4789-4
定 价 21.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 创意产业园 3-07C

电话: (020) 38031526 传真: (020) 38031253 官方网站: <http://www.gztw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

目 录 Contents

梦奏	“希望重回那一天、那一刻”	001
序奏	“薄暮中的两人”	007
一奏	“想成为红铜色的咏使”	017
二奏	“仅仅渴求这一刻”	046
三奏	“我想逃开，可是，不知为何却又无法割舍”	065
间奏	“夏季凉风的牵引”	114
四奏	“请指引我，让长枪成为守护的方向”	119
终奏	“众人高歌，咏唱枪使的方向”	168
间奏·第二幕	“三年前——”	213
赠奏	“咏唱被名民的荣耀”	217
回奏	“三年前 Lastihyt ; miquvy Wer shela -c-nixer arsa”	224
后记		227

梦奏

“希望重回那一天、那一刻”

眼前的世界，全为鲜红色的火焰所吞噬。

充满欢笑的竞技大会……原本应是如此，但是——那一天，学校里的笑声在一瞬间被惨叫声所取代。

那是恶梦！没错，在现实生活中终究不可能发生的惨剧，活生生出现在眼前。

校舍、校园、广场，无情的火焰在视线所及的每个地方窜起。在强风助长下火星乱窜，更进一步扩大了火势。

学生们不绝于耳的惨叫声、怒吼声、哭喊声，其中也掺杂了老师们慌乱的指挥声。

混乱衍生出接下来的混乱，恐惧催化着更强烈的恐惧。

学生因为从校舍阴影处现身的三头怪物而受到伤害。为了保护学生，接着换成老师受伤。牺牲的连锁，痛楚的螺旋。

……我，之后转身背对这一切逃走了。

我没做错事，我只是服从前去避难的指示罢了。没错，就像当时自己的同学所做的一样，身为还无法使出像样名咏的学生之一，我不过是采取适切的行动罢了。

“真的是这样吗？”

突然传来某人的声音。不，我知道这是谁的声音。

对自己来说再熟悉不过，不是别人，就是自己本身的声音。

一年前，已将它视为不再回顾的过去而割舍掉的自己。

“当时，你真的做了所有你能做的事？”

当时在眼前的，是面对奇美拉而害怕发抖的同学、因恐惧而牙齿打战的朋友。

有朋友受到奇美拉的攻击而受伤，也有面对怪物挺身而出救助学生的老师。

“我……还没办法唤出任何像样的名咏。”

我还无法使出足以对抗奇美拉的名咏，所以……

“所以，逃走是理所当然的事？”

……你说得没错！无力的名咏士，那就是我的写照。

“错了！”

嗓音依旧显得冷漠，宣告幻听仍将持续下去。幻听……明知如此，却无法将那个声音逐出意识之外。

“因为，你根本就不是名咏士！”

我在名咏学校里面不是吗？

为了要成为名咏士，我每天都以此为目标学习。

“你不过是待在名咏学校里面罢了，只是假装在学习名咏罢了！”

才不是假装！我……我每天都在这里学习，还参加考试，

和班上同学一起努力，我已经够努力了不是吗？

“够努力了？对于你在那一天、那一刻的表现，你敢说自己已经够努力了？”

……你说够了吧？别再说了，那件事已经结束了！

我可以接受这个结果……这样就好了不是吗？

“还没结束，因为你在对自己说谎！对自己，也对自己的老师说谎……甚至对班上的同学说谎！”

……我，我没说谎！

我并没有那个意思——

“是啊，或许你没有说谎，可是你也没说实话。你没告诉他们，你根本就不是学习名咏的学生！”

够了，别说了，别再说了，我求求你……

我是，我是——

“你不过是披着名咏学校学生伪装的菟名——”

“不要说了——！”

在发出凄厉悲鸣的同时，她也自床上跃起。

滚烫的身体尚未冷却，急促的心跳令人感到痛楚。她按住胸口，直盯着从窗帘下透出的光线——

……是梦？

她终于发现，那是自己本身的幻觉。

“——你没事吧？”

突然自背后传来的声音让她回头。

那是和自己相邻的另外一个床位，从那张床上半坐起身的，是有着熟悉面容的身影。

是位黑发、身材高挑、外形纤瘦的少女。她与自己是就读同一所学校的同学，也是学生宿舍的室友。

“对不起，吵醒你了？”

时钟指针告知的时刻是清晨4点，还不到起床时间。

“你满身大汗，而且似乎从刚刚开始就一直在做恶梦。”

友人指出这一点。可是这件事用不着她说，自己也很清楚。汗湿到几乎要从睡衣上滴出水来，是让身体冷到会打寒战那种令人讨厌的汗水。

“又做那个梦了？”

“……嗯。”

最近这一个星期，持续折磨自己的恶梦。

——不，那不是梦，一定是自己的心结。

“从后天开始就剩你一个人了，没问题吧？”

身兼室友的这位朋友，从后天开始参加社团集训，因此必须离开宿舍。她担心在这段期间内，自己不会再做恶梦吧？是出于这样的关心所提出的疑问。

最近这一个星期都做相同的恶梦，实在没有自信后天就不会做恶梦。梦境肯定会再度出现，直到那一天的记忆从自己的

心中褪色、消失为止。

“放心，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硬是对她挤出笑容——是很僵硬的假笑，这点就连自己也很清楚。

“不过，难过的时候还是找个人商量吧，我随时都可以哦。”

“不用了，我没事。”

她故作坚强，因为她不想让朋友担无谓的心。

“是吗？那就好。”

用手梳理过那透亮、泛着黑色光泽的秀发后，眼前的友人转过身去。

“我要再睡一下，晚安。”

“……嗯！”

身体和睡衣因汗水而变得潮湿冰冷，她从柜子里取出毛巾擦汗。

不过，这个动作也匆匆结束，她感觉到背后传来视线而转过身去。

“怎么了？”

原本说要睡觉的朋友，正坐在床上动也不动地看着自己。

“那个……这是以朋友的身份给你的忠告。”

“什么事？”

“——你不适合假笑。”

“……呜！”

反射性地正想要反驳时——

“就这样，晚安。”

抢在自己开口之前，室友再次钻入被窝。

不过数十秒的时间，已传来友人平静的酣睡声。

“假笑……是吗？”

她默默在穿衣镜前反刍友人的忠告。

……那种事，我自己也知道。

序奏

“薄暮中的两人”

可以说是夕阳的味道吧？在太阳即将落下的前一刻，四周舞动的微风总会送来一股令人怀念的气味。

这股味道令人感到哀愁。

——是花？是香草？还是什么呢？

是夕阳的味道，但自己并不想去确认它究竟是什么。

一旦深入追究，它的魅力无疑将会减半。谜样的神秘味道，因此才引人遐思。

“这里真是个可怕的地方。”

重新在老旧的木椅上坐直身子，凯因兹·亚温凯尔低低地呼出一口气。

环顾四周，眼前是被灰色高墙包围的广大庭园。

沐浴在夕阳下，被染成橙色的喷水池源源不绝地喷出水来。脚下争相绽放的花草预告了盛夏来临之前，它们将成长得更加茁壮。

“只要待在这里，就会有一种回到住了十几年老家的感觉。”
不由得放松心情，遗忘时间的流逝。

“嗯，反正你偶尔也需要缓一缓身子骨吧。”

他对于从自己前方不远处传来的回答发出苦笑。

缓一缓身子骨——原来如此，真是一语双关。

“骨折要多久才能治好？”

他摸了摸缠在左臂上的绷带，一边歪着头想。

“因程度不同而有差异吧。”

“……挡下奇美拉爪子的那种程度呢？”

一瞬间，沉默降临。

在留下以一次呼吸的时间而言嫌长、两次呼吸的时间又太短……这么不上不下的余韵之后——

“真要说起来，是你锻炼不足。”

风吹来对方类似叹息的呼吸。

“若是受皮肉伤还另当别论，但因此就骨折实在太不像话了！就算名咏方面再出色，若身体的基础锻炼不够，那就失去了意义。这点我明明一再提醒过你。”

“……是前辈您锻炼得太过头了。”

无意隐藏苦笑，凯因兹抬起头来面对对方——

面对拥有这座庭园，以及广大私人土地的人物。

“常有人对我这么说，尤其是年轻的小辈。”

对方回答的语气没有改变。在自己认识的人当中，还未曾有过像这个男人一样，外表如此具有特色的人物。

——被晒成古铜色，裸露在夕阳下的上半身。

褪色的深褐长裤是男人身上唯一的衣物。然而取代服装的，

是从皮肤内侧浮现的肌肉纤维——有如刀枪不入的盔甲一般。

从背部到肩胛骨有着隆起的阔背肌，不见一丝脂肪的腹直肌，较常人粗了将近一倍的上臂肌。虽然有着令人瞠目结舌的体格，却完全不见这一类壮汉常有的笨重感。或许对其他人来说，这个事实更令人感到惊讶吧！

完全没有肌肉特别发达的人常见的那种重量感。

在花费数千个夜晚锻炼自己之后，将身体琢磨到极限。有如刀匠打造的锋利刀刃一般，在名为“钻研”的过程中，不只脂肪，就连多余的肌肉也一并遭到削除——与常人有着一线之隔，完全是不同次元的肉体。

那是洞悉自己的骨骼，甚至考虑到骨头、内脏的负担之后，连1克的误差都没有，经过完美计算后的体型。

就连古代的美术雕像也望尘莫及，是人体工学这项范畴中无可挑剔的最终成品。

“对了，轮到前辈了。”

“我知道，‘女王’往3B。”

就连简短地说出这句话时，他的动作也没有停止。

以双手握住金属制的长枪。

举起、挥舞那把闪着深色光泽的武器。

挥舞、挥舞、挥舞！

循着这个动作，气势不减地转动着——纵向转动，横向转动，接着扫出。

“斩断”风！与吹拂过庭院的微风性质明显不同的风鸣声响起。

为了某个目的而加以强化，完全是战斗性质的枪术。除了有着羽毛飞舞般的轻盈感之外，也存在刺穿一切的寒意。

那个动作之所以让人觉得美丽，是因为这名男子的动作太过敏捷而且轻快的缘故吧。

原来如此。若是他，就算以肉体挡下奇美拉的爪子，也不会落得跟自己同样的下场。

——真是比不过这个人。

凝视了这场表演一阵子之后，凯因兹将目光转向放在膝上的金属盘。照他所说的，移动配置在棋盘上的红色敌方棋子。

在经过良久的深思后，他拾起自己的白棋。

“那么，‘骑士’往12E，距离‘国王’只剩两步。”

在这一瞬间，长枪的动作依旧没变。

“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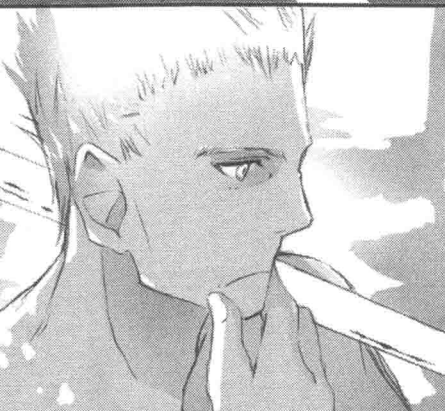
但他锐利的目光却稍稍减弱。

“那么，让‘国王’逃向15F……虽然我是这么想的，不过……”

修剪得短而整齐的亚麻色发丝在风中飞扬，他只是将视线转向对方。

“问你一件事，12F该不会有你的弓箭手在等着吧？”

“没错，那是我在三手前移动的棋子，已经确实瞄准了‘国



王’。”

“那么，让‘国王’逃向14D……我是想这么做，不过……”
再次经过一次呼吸的空当。

“我再问你一件事，14D那里该不会藏着你的‘小丑’吧？”

“啊，被发现了么？”

瞥了一眼膝上的棋盘，凯因兹故意装傻。

“用骑士挡在前方，弓箭手阻挡纵向。在国王能够逃走的地方，配置了诱饵‘小丑’，这是你唯一学会的进攻方式，实在太明显了。”

他毫不夸耀地挥舞长枪。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亏他还能记得住，不愧是教导自己这种游戏的“前辈”。

即将说出他的下一步棋，在留下令人这么认定的数秒空隙后——

“不过，被这一招逮住的我也没资格批评别人，我认输。”

他从容地放低声音。

“日课也正好结束，要说刚好还真的是刚好。”

如他所说，不知何时他手上的长枪也停止了动作。

等待对方拭去汗水，凯因兹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前辈今天似乎有种心不在焉的感觉？”

“唔……”

从锻炼开始到现在为止。

克劳斯·优恩·吉尔休费萨——这块土地的所有者终于将脸转向自己。

“因为平常我总是被杀得片甲不留，而今天前辈下的棋实在不够精彩。”

“呀，抱歉！但是，我并不是手下留情。”

这点自己也很清楚。他并未出声，无言地朝对方点了点头。

“——有心事？”

对他而言，长枪的锻炼与思考已经各自独立。正因如此，所以就连锻炼时也能像这样边练边下棋。不过就只有今天，除了与自己对弈之外，似乎还有其他令他烦心的对象。

“是啊！”

他毫不隐瞒地挤出浓浊的叹息。

“虽然都到这把年纪了，不过我烦心的是女儿的事。”

“我记得她今年十六岁吧？”

与严苛的外表相反，他与家人之间的感情十分深厚。自己只要一有空，就会被拉去聆听他骄傲地述说家人的事。

……不过，是女儿的事吗？

以往听到的主要是关于他妻子的事，记忆中很少听到有关女儿的事。不，甚至让人觉得他是不愿去谈论这件事。

“这么说起来，我很少对你提到我女儿的事吧。”

在以白布卷起长枪的同时，他微微眯起眼睛。